

贵州肇兴侗布工艺特征探析

Analysis on th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ng Cloth of Zhaoxing in Guizhou

谭丽梅 Tan Limei
苟锐 Gou Rui

内容摘要：本文在深入肇兴侗族地区，对侗布染制活动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探析其工艺特征。通过对肇兴侗布染制的选材备料、染料制备、布料染制等操作的收集、记述，并在材料选择、工艺流程等方面与同类工艺及其所制得的产品进行横向比较，探析肇兴侗布染制的工艺及独特性。肇兴侗布整个染制过程，充满着生命的交流与喜乐，其原料源自天然且取舍得当，工艺得到发挥，物尽其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活智慧蕴藏其中，与现代人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但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生态的改变，也使得其工艺的传承面临诸多难题。

关键词：肇兴侗布、工艺、染料、现状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5.018

侗布的染制，历史悠久且工艺繁复。唐朝李延寿撰写的《北史·僚传》便有“僚人能织细布，色致鲜净”等反映侗族先民的侗布染制技艺的记载。其技艺至今仍在我国湘、黔、桂三省份交界的各地传承且各地各有所长，因此，侗布也可按地域来区分小类型，如从江型、黎平型等。^[1]肇兴从属于黎平，其侗布的染制工艺朴拙有力，散发着乡野的粗犷气息。工艺与物成就了其美感，也足以印证材料、技术、文化积淀对侗布工艺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2]

2017年，笔者以肇兴侗寨从事侗布染制的人家为主要考察对象（图1），通过实地寻访，深入考察了其染制工艺。现将其工艺特征录于下文。

一、选材与备料

肇兴侗布染制工艺有重要的三步（图2），选材备料则是一匹侗布厚重积累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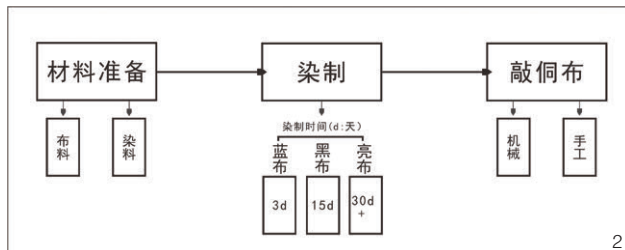
1. 进退有度：布料准备

纯棉织物以植物染料染色，其色牢度、耐干摩擦等级会更高。^[3]此外，布料的选择适宜自身

精力、习惯等，制作也会得心应手。染制侗布仅用宽在360~400毫米之间，长度自裁且有粗纱、细纱之分的平纹、斜纹、方格双堂纹棉纱布料。其布料来源分两种：第一，传统自纺自织，即自种棉花纺成纱线，再用织布机织成的布匹；第二，在镇上购买由机器批量纺织的布料。笔者在寻访中发现，年轻人精力充沛，遵循传统，也追求效率和创新；年长者精力欠佳，也更愿遵循技艺传统，坚守并保存。二者对布料长度、来源等的选择，有其主观偏好（表1），对布料的挑剔，表面随性，实则有度。

2. 绿色环保：染料制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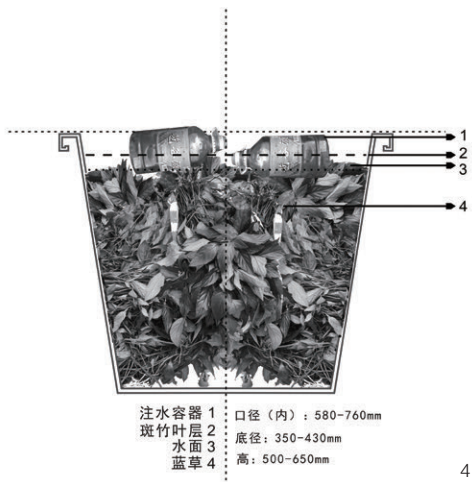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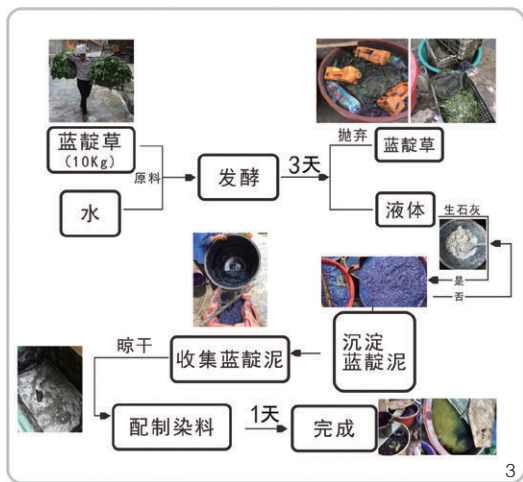
染制侗布的染料制备工序复杂，涉及植物多为野生，种类繁多（约15种）且有地域差别。侗布染制需分阶段使用靛蓝（主要染料）、树皮汁（辅助染料）及牛皮胶、鸡蛋清（浆染染料）等三类染料。肇兴侗布染液制备使用植物相对较少且以易培植并能可持续性获取的植物为主，其染液的制备现多只以着色必需的植物为原料，如板蓝、野生树皮（一种）、牛皮膏。其他地区，如湖南通道侗族，多以蓼蓝、板蓝、虎杖、糯稻、辣椒、薯蓣、檫木、陆地棉等制备染液，每类染液的植物需求在3~7种左右，除蓝草外，多为野生植物。^[4]



年龄	偏好
50周岁以下	30米-50米（购买）
50—70周岁	10米-15米（购买）
70周岁以上	2米-10米（自纺自织）

1. 肇兴侗寨染制侗布的人家 2. 肇兴侗布三部曲 表1. 手工艺者的布料选择偏好

表1



3. 主要染料(蓝靛)制备工艺 4. 蓝靛草发酵(1. 注水容器, 2. 斑竹叶层, 3. 水面, 4. 蓝靛枝叶)

中加入 0.75 千克生石灰, 靛蓝不溶于水, 干石灰将与其中和反应, 并与空气接触氧化形成靛蓝沉淀, 与水分离。^[6] 其后蓝汁分三层: 表层(泡沫)、中层(液体)、底层(泥状沉淀物)。表层、中层的状态可用以判断底层沉淀状况, 若表层泡沫颜色鲜亮、均匀, 中层水清且幽蓝, 则可收集靛泥, 反之应适量添加石灰, 继续沉淀。出现补加干石灰的情况, 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 其一, 蓝靛草质量、发酵程度; 其二, 干石灰的质量; 其三, 水质、水浸时间。此外, 浸入干石灰时, 需以棉方巾包裹成干石灰包再浸揉, 一来避免靛泥沉淀中夹杂干石灰颗粒, 二来也便于未溶的干石灰颗粒的收集再使用。

第二步, 去水过滤, 静置沉淀。去表层、中层后, 以方形塑料筐(带网格)内垫上编织细密通透的塑料编织袋对下层沉淀物进行滤水收集,

并风干。先去掉表层、中层后, 蓝汁重量减轻, 方便操作, 也减少编织袋承受的重力、冲击力, 避免因过度冲刷而流失靛泥。

最后, 配制染液。0.5~1 千克靛泥、0.5 千克侗家自酿米酒配桶内八分满的清水, 以长木棍或手充分搅拌, 静止发酵至表层深蓝, 闻之略带酸腐味, 拨开表层, 见黄绿色, 靛蓝便已还原为可溶解于碱性溶液中的隐色体——靛白, 得到染色能力尚佳的蓝靛染液。每桶染料染色能力仅能满足一日浸染需要, 次日会重新添加靛泥, 恢复其染色能力。靛泥、水、酒的配比会因人和地区而略有变动, 在湖南通道, 也有再配上适量纯碱的习惯。

(2) 辅助染料制备

靛蓝染料使布匹染制由蓝到黑, 侗布着色有更为丰富的变化, 如青紫色、棕红色源于树皮汁。

其需将树皮用柴火、大锅熬煮数十小时, 才能制得染液, 肇兴侗族多使用一种野生树皮为主要原料, 适量添加朱砂根块, 制得与靛蓝色相不同的紫红色染液(图 5), 以其复染, 染色能力及效果与湖南通道侗布相当。此外, 染液浓淡凭待染布匹量及经验来决定, 若适宜, 也可减少布匹染制的工作量。

(3) 浆染材料制备

牛皮胶是将新鲜干牛皮(现多用牛皮膏)用柴火熬制成胶状汁液, 作侗布主要浆染材料^[6], 其制作较树皮汁更为考究。一份牛皮膏(0.1~0.2 千克)需配上 80 份的清水进行熬制^[7], 所得汁液用于染制长约 20 米的布料一匹。牛皮胶过浓或使用过量, 布料浆染后硬且脆性大, 后续加工极易致其沿布折痕开裂而报废。这种不能被衣着使用的布料, 侗族人通常也会加以制作(图 6), 将其作为旅游纪念品售卖给游客。

除牛皮胶外, 布料浆染也使用鸡蛋清。敲开生鸡蛋, 除去蛋黄, 蛋清以棉方巾包裹使用。

二、布料染制

白族扎染、苗族蜡染、岭南夹染、南通豆染、肇兴侗布等传统纺织品均采用植物靛蓝还原染色工艺, 前四者的上染工艺(靛蓝复染)及成品式样(纹饰)、色彩(蓝白相间)都有极高的相似性。相比而言, 肇兴侗布的上染工艺及亮布成品色彩独树一帜, 按侗衣、围裙、肚兜等不同布料需求染制^[8](表 2), 需求是其染制环节、工艺程序选择的尺度。单面亮布是肇兴侗布染制工艺集大成者, 以一匹宽 3.7 米、长 15 米的单面亮布(平布)制作为例, 其染制可分为常温靛蓝复染、高温汽蒸、浆染槌打三个环节。制作过程极为艰难, 也充满仪式感。



5. 树皮汁及树皮原料 6. 侗布的废料利用 7. 侗布染制和清洗 8. 侗布敲打工艺 表 2. 肇兴侗布种类及用途



1. 常温染色

常温染色以靛蓝染料反复浸染布料,即复染。于靛蓝染料桶上方置楠竹片,将棉纱布料S形折叠成册,一页一页垂入染液中,浸泡约10分钟,再按此法提起置于楠竹片上,待染液部分回流,再以清水淘洗(图7),此记为染色一次。在侗布整个染制周期内,此过程循环往复,贯穿始终,其后,布料多色彩饱满且能获得良好的水洗牢度。

2. 高温汽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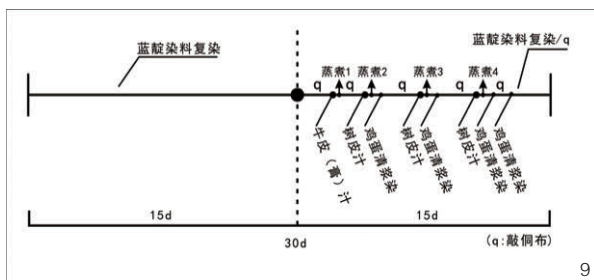
树皮汁、牛皮胶两种染液对布料的染制需辅以高温汽蒸,即以木质容器、柴火灶蒸煮布料。一般在侗布染制工序进行的中间阶段(单纯靛蓝浸染15日之后),分四次进行,每次蒸煮约1~2小时。两种染料对布料的浸染、蒸煮有特定顺序:第一道工序为牛皮胶浆染,由于布料长期在碱性溶液中浸泡,上胶、上浆后,胶质和浆料填充纱线间空隙,织物便更加平整、结实。^[9]0.15~0.2千克牛皮胶均匀涂刷于布料表层后,进行一次高温蒸煮并清洗晾干。第二道工序为三次树皮汁浸染,每间隔2~3天进行一次,单次使用约半桶树皮汁,30枚鸡蛋蛋清,待其蒸煮完成并冷却后,用鸡蛋清均匀涂抹于布料并晾干、槌打,以此重复三次。

植物染液染色,染液单次上色能力有限。复染法均能染制出柔和细腻、过渡丰富的色彩或色调。而侗布经浆染,再先后由不同色相染液的浸染,其布料着色会更丰富且质地硬挺厚重。其在幽蓝底色中泛出棕红、青紫等色调,与扎染等纺织品单色系中的变化相比,更神秘隽永。

3. 敲侗布

靛蓝复染15日后,蓝染、浆染、辅助染料染、敲侗布等工序穿插进行。在同为植物染的纺织品中,也唯有侗布染制会对布料进行半月以上的槌打,以呈现光亮的轧光效果。

槌打布料以青石板为垫,木槌为工具,由电力驱动(主要方式)或手工敲打(辅助性工序)布料(图8),其敲打方式、时间点选择,也有其遵循的原则。(图9)木材温和、石板光滑,机械作用力的均匀平衡,手工予以调整、完善,二者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侗布的染制效率,且无损布料。同时,布料因受槌打压力,纤维被压扁、贴合,因此也塑造着独特的面料风格。不同于蜡染、扎染等布料所呈现的清晰、温婉的肌理和纹饰效果,由染、洗、浆、槌等工艺制得的侗布光滑如美丽的油纸,色调丰盈且富有厚重感。(图10)



9. 侗布敲打时间点 10. 侗布(亮布成品)

三、肇兴侗布染制工艺的现状与传承

民间手工艺丰厚朴拙的背后,是一方水土、一地风貌的滋养,更是时代生活方式、手工艺者生命体验的体现。技艺、实用需求、生活方式三者是肇兴侗布的传承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生活方式又是前两者的前提。^[10]

作为特色民族村落,因近年的旅游开发,其民族生态不同程度受到新生活方式的冲击,肇兴侗布染制工艺也必然受其影响,随时代更新。新的选材用料、操作程序所制得的侗布,染制效率极大提高且保存了侗布最原始古朴的状态。同时,也有数量较多的操作失误,如过度浆染致使布料报废等。因此,其染制工艺虽有魅力,但也面临着技随人走、工艺精髓部分流失的危机。此外,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带来功用需求的变化,如侗布从蔽体之衣向作为一种带有文化符号意味的民族服饰的倾斜。“用”的需求萎缩,其技艺传承自然受到冲击。生活方式、技艺传承、经济效益之间失去平衡,是肇兴侗布染制工艺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现状。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其如何传承技艺、创新发展、多方平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语

山本耀司言:“人力强制作用下的完美都是丑陋的,东方美学的动人之处,大概就是保存了一点自然拙朴的东西。”肇兴侗布染制活动因时、因地而制宜,集材美、工巧于一身,从备料、染制等工艺开始,便以自然美、地域美、共生美对地方民族精神信仰及生活理念作着极具艺术性的表达,手工艺者的技艺更是赋予了其制作工艺极强的形式感,充满生命的温度。^[11]随着地域生态、生活方式的改变,肇兴侗布的染制工艺也展现其适应性,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特征;同时,工艺、需求、生活方式三者的失衡也使其面临着传承的

局限。工艺的不断精进是侗布染制适应时代生活方式、满足需求、长足发展的保证,深入探析其工艺特征,有助于提高对其工艺的认知与把握,从根本上促进肇兴侗布染制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7YJC76001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编号:DYWH131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编号:2017003)阶段性成果。

*文中所用图片为笔者田野调查时拍摄和绘制。

注释:

- [1] 苏玲:《侗布的研究》[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08。
- [2] 李秀珍:《手工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本意》[J],《装饰》,2017年第5期,第90页。
- [3] 孙良涛:《纯棉织物靛蓝染料染色工艺优化》[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29页。
- [4] 刘光华、余朝文、曾汉元、黄蔚霞、马志尧、罗建:《湖南通道染制侗布的民族植物学研究》[J],《广西植物》,2012年第3期,第311—313页。
- [5] 贾秀玲、崔运花、韩雅岚、冉唯、吴秋蒙、何旭、陆佳欢:《植物靛蓝染料的开发应用现状及展望》[J],《纺织科技进展》,2011年第2期,第24页。
- [6] 张国云:《贵州黎平黄岗侗女服饰考察与研究》[J],《装饰》,2010年第11期,第122页。
- [7] 刘光华、余朝文、曾汉元、黄蔚霞、马志尧、罗健:《湖南通道染制侗布的民族植物学研究》[J],《广西植物》,2012年第3期,第312页。
- [8] 冯洁、冯涛:《侗族面料工艺研究》[J],《四川丝绸》,2008年第3期,第46—48页。
- [9] 同[8]。
- [10] 苟锐、谭丽梅:《荣经砂器器型探微与演进思考》[J],《装饰》,2017年第8期,第101页。
- [11] 吴波、周惊雷:《基于便携式餐具的竹材设计形式研究》[J],《包装工程》,2017年第8期,第227页。

谭丽梅/苟锐(通讯作者) 西南交通大学